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海明威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海明威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 ; 成君忆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7

ISBN 978-7-5502-0834-6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9388号

老人与海

作 者: (美) 海明威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史 媛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: 刘碧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, 100088)

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56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5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834-6

定价: 20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9000

他是一个久经沧桑的老人，每天都会独自驾着小船在湾流^①中打鱼。整整八十四天过去了，他连一条鱼也没逮住。有一个男孩陪伴他度过了最初的四十天。男孩的父母失望地说，老人肯定在走背运，简直倒了血霉。男孩便听从父母的吩咐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不错的鱼。善良的男孩每天看着老人空手而归，感到很难受，总是情不自禁地走下岸去，帮老人收拾绳索、渔钩和渔叉，还有悬挂在桅杆上的船帆。船帆上用面粉袋打了几个补丁，收拢后像是一面破败的旗帜。

老人显得消瘦而憔悴。在他的脖子上，是一道道很深的褶皱。在他的腮帮上有一些褐斑，沿着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——那是热带海洋的阳光引起的皮肤癌变。打鱼用

① 墨西哥湾暖流（Warm Current of Mexico Gulf），简称湾流。

的绳索在他的双手上留下了很深的勒痕，粗糙的老茧好像沙漠化的地块一样古老。

是的，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只有那双眼睛，像大海一样深邃，总是显得那样乐观而不肯认输。



“圣地亚哥，”当他们俩从船边爬上岸来，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的本领，男孩也爱他。

“不用啦！”老人说，“你上了一条幸运的船，就在那里待下去吧！”

“但你也有幸运的时候啊！有一回你八十七天没有钓到一条鱼，然后连续三个星期，每天都逮住了大鱼！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只能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那是理所应当的事。”

“他缺少足够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！”老人说，“可是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到那边露台上去喝杯啤酒，然后再帮你把这些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我们打鱼人之间的友谊啊！”

他们坐在露台的餐厅里。有很多渔夫开老人的玩笑，老人却若无其事。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很有些同病相怜。但他们把所有的心事都装在肚子里，很优雅地谈起海流，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以下的深度，谈起那些永远记得的好天气和他们的所见所闻。当天有幸打到鱼的渔夫已经回来，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地排在两块木板上。每块木板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等着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捕到鲨鱼的人则会把他们的战利品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，以备腌制。

起东风的时候，从鲨鱼加工厂那边会飘过来一股子腥味。但今天风向已转往北方，后来又渐渐地平息了，那股腥味只能闻到淡淡的一丝。露台上可谓阳光明媚，令人惬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喊道。

“嗯。”老人答应着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思量着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，你去玩棒球吧，我自己还行。还有罗赫略，他也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打鱼，我也想多少帮你做点事儿。”

“你不是请我喝了啤酒吗？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啦！”

“我第一回跟你上船时，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吧！那天你差一点丢了小命。记得吗？当时我逮住了一条鱼，但它太生猛了，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。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啪地拍打着，有什么东西被打断了，好大的响声；我记得你把我推向堆放着湿漉漉绳索的船头，整条船好像都在颤抖和轰响，你像砍树一样拼命地揍它，甜丝丝的血腥味儿溅了我一身。”

“你真记得那回事儿吗？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我想起了我们头次出海以后所有的往事。”

老人用他那被太阳晒坏的眼睛，充满信任和爱怜地看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的儿子多好，我会带你去闯天下的！”他说，“可你属于你的爸爸和妈妈，而且你又搭上了一条幸运的船。”

“我还是去弄几条鱼饵来吧，我知道在哪儿能够弄到四条沙丁鱼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。我把它们腌了放在盒子里。”

“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吧！”

“给我一条就好。”老人说。

老人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，而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起来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。

“就两条吧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去偷的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偷哩！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这些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啦！”老人说。他是如此纯朴，以至于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谦恭。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而且知道谦恭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，当然也无损于他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儿会是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到远海去，等风向变了再回来。我想在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也设法让我的老板去远海作业。”孩子说，“一旦你捕到了大鱼，我们就可以赶去帮你。”

“他可不愿意跑那么远。”

“是啊。”孩子说，“但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。例如，当我看到有鸟儿在盘旋，我就知道那儿有鳐鳐，叫他赶过去追捕。”

“他眼力这么不行吗？”

“简直就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！”老人说，“他还从没捕过海龟，那玩意儿才考眼力哪！”

“你长年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捕捞海龟，眼力当然好啦！”

“哈哈，我是一个老精怪。”

“但你现在有力量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有吧！再说，这里面还要用到许多经验哩！”

①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，是濒临墨西哥湾的海岸地带，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的居住地，故名。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去吧，”男孩说，“然后我还要去捕捞沙丁鱼。”

他们拿起那些打鱼的家什：老人把船帆扛在肩上，男孩拿起装着盘曲棕绳的木箱以及渔钩和带柄的渔叉。盛有鱼饵的盒子和一根木棍被藏在小船的尾部，每当大鱼被拖到船边时，老人就用那根木棍来收拾它们。没有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最好还是把船帆和绳索带回家去，因为它们会遭到露水的腐蚀；至于渔钩和渔叉，尽管当地人不会偷盗，但把它们留在船上到底是一种引诱，实在没有必要。

他们顺着大路走进老人的窝棚。老人把卷着帆布的桅杆靠在墙上，男孩则依次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旁边。窝棚里只有一个房间，跟那根桅杆一样高，用大椰子树的坚硬外壳制作而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个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纤维结实的椰子树外壳做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像^①和一幅科布莱圣

① 传说耶稣曾显圣给修女丽达，敞开胸膛，手指着戴有茨冠的圣心，说：“你看这颗圣心何等诚挚，而世人给我的回报却是伤害和苦痛。我愿你做这颗圣心的使徒，使世人能承受圣心的恩惠。”修女丽达因此绘出耶稣圣心像。

母像^①，那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壁上原本还有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但他看着越发觉得自己孤单，就把它取了下来，存放在屋角的隔板上，压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你吃什么呢？”男孩问。

“有一锅鱼拌饭，想要尝点儿吗？”

“不用，我要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要，过一会儿我自己生火。要不就吃冷饭好啦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走啦！”

“好啊！”

其实渔网早就没了，男孩还记得是何时把它卖掉的，但他们每天还是要如此这般地调侃一番。那一锅鱼拌饭也是虚构的，男孩自然也很清楚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。”老人说，“你看我能不能抓一条净重一千多磅^②的大鱼回来？”

“我拿渔网去捞沙丁鱼。你就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？”

① 科布莱为古巴东南部小镇，有科布莱圣母祠，每年9月8日为朝圣日。

② 1磅=0.453千克，下同。

“好啊！我来看看昨天报纸上关于棒球的新闻。”孩子怀疑昨天的报纸也是虚构的，但老人把它从床下取了出来。

“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你的那一份跟我的那一份都冰起来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你再把棒球新闻告诉我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。”

“恐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孩子，何况还有伟大的迪马吉奥^②哩！”

“我还是担心底特律的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担心吧，连辛辛那提的红衣队和芝加哥的白袜队都会让你担心。”

“你好好看报，等我回来了讲给我听。”

①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的棒球队之一，主场位于美国纽约布朗斯区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

② 乔·迪马吉奥，美国棒球史上的传奇运动员，1914年出生于旧金山的一个渔民家庭，1936-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，退役以后与影星玛丽莲·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。

“你看，我们去买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好吗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男孩说，“但你上次还有一个八十七天的纪录哩！”

“不会有第二个八十七天的。你看能找到那个85的尾数吗？”

“我去买一张就是啦！”

“一张需要两个半比索^①，我们向谁去借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，两个半比索我还是能借到的。”

“我想没准儿我也借得到，但我不想借钱。借钱在前，强讨恶要在后。”

“穿得暖和点，老大爷。”男孩说，“别忘了，这是9月。”

“正是大鱼露头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人人都有机会做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捕捞沙丁鱼。”男孩说。

太阳下山时，男孩回来了，老人坐在椅子上睡得很沉。男孩从床上抱起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了老

① 古巴货币。

人的肩膀。多么奇怪的肩膀啊，虽然已经老迈，却依然孔武有力。他的脖子也还很壮实，尤其是当他耷拉着脑袋睡着的时候，上面的褶皱也不大明显了。就像他的那张船帆一样，他的衬衫也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，不同的补丁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深浅不一的色调。可他到底是老了，白发苍苍，闭着眼睛的脸上几乎没有一点生气。报纸横摊在他的膝盖上，被他的胳膊压着，在晚风中飘动。可怜他还赤着双脚。

男孩看了看老人又走了。等他再次回来时，老人还在沉睡。

“醒来吧，老大爷。”男孩用手抚摸着老人的膝盖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好久才醒过神来。随后，他微笑了起来。

“你拿的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。”孩子说，“一起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“起来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好，我吃。”老人说着站起身来，叠好报纸，接着动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吧。”孩子说，“只要有我，你就

决不会饿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因为有你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哩。你自己呢，也要多保重。”老人说，“看看，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饭、油炸香蕉^①，还有一些炖肉。”

男孩从露台餐厅拿来了一个双层的饭盒。在他的口袋里，还有两副用餐巾纸包着的刀叉和汤匙。

“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就是那个老板。”

“我得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。”孩子说，“你就不用再谢了。”

“我要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。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帮助我们，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好像是吧！”

“这样的话，除了鱼肉，我还得再送他一些东西。他对我们可真照顾。”

“他还给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① 加勒比海一带居民的一种食物。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多谢你啦！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可以吃了吗？”

“我不是在等你嘛，”男孩温和地对他说，“等你准备好之后，我才会打开饭盒。”

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就差洗手洗脸啦。”

你上哪儿去洗手洗脸呢？男孩想。村里的水源要走两条街，我应该帮他带一些水来，还有肥皂和干净的毛巾。我怎么这样粗心呢？我应该再为他准备一件衬衫、一件过冬的外套。无论什么样的鞋子，也得准备一双。还有，毛毯也得准备一条。

“你的炖肉真是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的新闻吧。”男孩请求他说。

“我跟你说过的，美国联赛是扬基队的舞台。”老人顿时有了精神。

“但他们今天输了。”男孩告诉他。

“那又怎样？伟大的迪马吉奥会重振雄威的。”

“他们队换了人。”

“果不其然！有他和没他就是不一样啊。”

“在另一个联赛中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，

我看好布鲁克林队。此外，我又想起了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^①里打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简直是精彩绝伦。我见过的击球中，就数他打得最远。”

“你还记得吗？他以前常来露台餐厅。我真想带他出海打鱼，可又不好意思开口。后来要你去说，结果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记得。真是失算啊，也许他真的会答应我们。那么，可就够我们乐一辈子的啦。”

“我想带伟大的迪马吉奥去打鱼。”老人说，“听说他父亲也是个渔夫。他当初可能也像我们这样穷，能够懂得我们的心意。”

“西斯勒的爸爸可不穷，他像我这个年纪时就在联赛里打球了，真是了不起！”

“我像你这个年纪时，在一条去非洲的老式帆船上当水手。黄昏时，我还看到过岸上的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的。”

“我们聊什么？非洲还是棒球？”

① 费拉德尔菲亚市的希贝公园，为该市棒球队的主赛场。